

《修·行·安·住——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子》作者後記

忘路之遠近

靜思僧團五大弟子隨師開山、創辦慈濟。慈善濟貧宛如推巨石上山，弟子們仰盡全力，當作修行。他們是啟動「慈濟」的軸心，更是法師背後一股無聲而深厚的力量！



修·行·安·住 ——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子

編著：葉文鶯
出版：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
定價：400元 劃撥帳號：19924552
戶名：經典雜誌 客服專線：02-28989991



「你會熱吧？我替你搧風。」德融師父沒打開天花板的吊扇，貼心地替我搖起扇子。

二〇一四年八月，融師父利用上人開會，身為侍者的他撥出時間親切回答我的問題。兩小時訪談結束後，他說：「我不想寫我的故事，我不要留歷史。進到僧團，只是託師父的福在這裏安居樂業，我做的比我用的少。」

同年夏日，望著屋廊外的大雨，德仰師父戴上斗笠、騎上電動代步車，「閒再講，當作沒有這個人，不要寫。我不會講，歹勢！」望著他離去的背影，心

想，仰師父的故事也泡湯了！明知他也一向無話，老實修行。

二〇一四年四月，初次探詢德慈師父，希望書寫他的故事，「慈師父講古」的內容令人百聽不厭，能將那麼辛酸的「奮鬥史」講得那麼有趣，出家人到底「堅持」著什麼「價值」？他為何要出家？慈師父宛如一座寶山。

經說明是書寫出家弟子，主角不是上人，而是靜思僧團。慈師父同意，但堅持不要個人出書。

這本書只好設定為「證嚴法師五大長老弟子」，至少是個明

顯的分野。一九七〇年，第三、四、五位弟子德融、德恩、德仰師父同時出家，彼時，靜思精舍業已落成，師徒告別向普明寺借住的日子；而下一位弟子德和師父排行第七，皈依上人座下的時間相距七、八年之久。

出家所為何來

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，臺灣的女性要像上人這樣立志出家，雖不安自非薄卻前路多阻。比起時下年輕人帶著夢想去旅行的壯

遊，那可難上好幾倍！

「出離」必須單獨，加上家人反對等於舉目無親，若是身無分文，下一頓飯在哪裏？晚上睡在哪裏？旅行只是幾天、幾個月，而出家是一輩子。上人出家前後居無定所，出家約八年才擁有自己的道場，可想見日子多辛苦！

慈師父的記憶力驚人，過去講古很少談及個人，沒想到他和上人一樣也是兩次翹家，一場家庭革命鬧開來，從翹家到真正跟隨上人過著修行生活，期間歷時一年多的波折。也因此在家後



(攝影/陳友朋)

德慈法師

雖然每天必須工作，但是修行不是為了生活而來，而是為「法」而來。師父每天講經，是為增長弟子的慧命，自己要去吸收。師父不可能一一調督，自己要多用心。

修行，就是修「心」而已。人我是非來到你這裏就沒事了，這是最重要的。遇到境界，用「法」來面對，不要當面衝突。



(攝影／蕭耀華)

德昭法師

· 如果一天不做事，就覺得不敢吃飯啊！
· 我真的很愛做農事，雖然腰彎不下去，也蹲不下去，多少還能做一點，我一直不想休息。如果一直叫人家做，自己卻沒辦法做，也會感到自卑。也怕別人說我不識字卻愛管東管西，但是我說「我愛常住」啊！

自謙不留歷史

疑，他們不做解釋。跟隨上人修行，護持慈濟志業，看似日復一日、一成不變的生活，卻將修行融入日常作務。「守志奉道」這一分難得的堅持，才成其偉大！

「沒想到『慈濟』做到全世界！」慈師父也驚訝於「慈濟」最初從花蓮開始，上人「慈悲濟世」的理念獲得認同，濟貧的工作在全臺各地展開，透過志工傳揚至海外，善行至今遍及一百二十七個國家。

上人若沒有做慈善工作而選擇清修，深入佛法廣為宣說，德高望重所接引的對象，應該與如今「濟貧教富」有所不同。五十多年來若是沒有「慈濟」團體，「不知道會有多少苦難人失救？」慈師父說。

身心皆布施，生活忙得得目標也有意義，更不忘失修行人的本分。「到底出家是來修行？還是來當女工？」雖然曾經面對質

慈濟事，不是「慈濟」團體的事，而是天下事。

天下苦難何其多！藉由眾人的力量展開行動，參與者不一定是佛教徒。很多人將「證嚴法師」和「慈濟」畫上等號，也以為「靜思精舍」就是「慈濟」，

其實不然。上人沒有讓出家弟子進駐慈濟各分支會所，倒是隸屬僧團的「靜思書軒」在靜思堂展店，還向慈濟基金會承租空間。上人在財務上一向自律清嚴。

「精舍是精舍，功德會是功德會。」慈師父強調，常住的生活自力更生、自食其力，慈濟的善款並沒有用在精舍的建築或日用。來到精舍參訪的人，看見師父們種田、做蠟燭、做薏豆粉等，從事許多勞務都是為了維持生活所需。

上人所到之處帶著光環，靜思僧團卻像模糊的背景，自許為

「師父和全球慈濟人的後盾」。與上人相挺，卻不走在人前，甚至自謙不願留下歷史的第一代弟子，最年輕的德恩師父在臺灣光復後出生，可惜於二〇〇三年以五十八歲早逝。五大弟子的故事僅二人願意受訪，一個無法平衡採訪的五大弟子傳記，展開後如一條虛線，多年來斷斷續續始終畫不成形，至感慚愧。

慈師父最初的堅持，也解開接下來這本書在內容上的部分禁忌。全書架構雖然資料蒐集不全，感恩在我之前，已經有文史單位著手相關的口述歷史，並慷慨提供訪談內容。特別感恩推薦序作者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盧蕙馨教授，用心審閱文稿並給予方向指導，讓本書調整編修更加完整。

心靈的桃花源

二〇二一年初夏到精舍小



(攝影／黃錦益)

德融法師

· 師父對弟子的愛不是摸摸頭，他要樹立你的僧格，他對弟子的愛，深入骨髓！
· 後來的師兄弟有博士，也有碩士、大專生，我們那時候只有「小學生」，我們只是「合」，做到「師父怎麼說，我們就怎麼做」。大家若能「合起來」，也許這樣形容有點誇張，但要扭轉中央山脈都一定有辦法！



(攝影／黃錦益)

德恩法師

· 勇於承擔是一條路，不承擔也是一條路。道業是付出、用心，再加上時間的累積。道業還需放下私情，以初發心、無私的心、付出的心來走；並去學習一顆寬闊包容他人的心。

· 「一念真心永存，雜念之心永除，慎念初心不變，永念佛心不忘。」這是我的座右銘。

住，穿著公用拖鞋走在迴廊，一位師父突然請我停下來讓他看看鞋底。「鞋底快磨平了，需要再貼膠片。」我想起頂樓洗衣場也有幾個塑膠臉盆經過黏補繼續在使用；晾衣場沒有洗衣機，只有三個單槽脫水機，有些志工甚至洗好衣物直接晾掛，說是：「替師父們省電！」

此外，精舍用餐仍維持以溫開水燙過碗盤，將菜湯油水喝下；收拾菜盤也用刮刀將菜餚刮得一乾二淨，一粥一飯，得來不易，惜福的程度從許多小地方得以窺

見。靜思家風「克己、克勤、克儉、克難」，所言不虛。而常住師父的辛勞付出，卻是為了大眾。

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升級期間，出家前在花蓮慈濟醫院擔任護理長的德兩師父，承擔精舍防護組。處事明快的他細膩又有耐心，一方面籲請在精舍工作的同仁減少外出，特別是避免經常進出大賣場；當人們受到疫情影響而感受諸多限制時，常住師父們關懷備至的行動，令人格外溫暖。

防護組讓大寮每天多為同仁準備早餐，也歡迎下班時自行打

包餐點帶回與家人享用，菜園所採收的瓜果也請同仁自行帶回家煮食。每天午齋雖然改由餐盒打飯送至辦公室讓同仁食用，但是菜色營養豐富，還依同仁寫在飯盒上的個別需求「菜多飯少」、「不要素料」等，師父們歡喜滿其所願。

在精舍食用的每一餐飯，都是常住師父結緣。當我自覺慚愧，「飯吃得愈多，結的緣更深啊！」德融師父笑說。

德兩師父在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，是以靜

思僧團為研究對象，探討「大愛」精神的體現。他指出，靜思僧團的忙碌是為了兩個「生」：一是自力更生，但是修行的功課既如法也沒有少；二是利益眾生，生活忙碌是為了擔起天下的米糶，讓天下人有飯吃。

「雖然很忙，但是很專心。」他相信，很多師兄弟正因為精舍是「自力更生、不受供養」才來出家。

《華嚴經》有一句偈語：「欲為佛門龍象，先做眾生牛馬。」開山拓荒、從無到有，慈

師父等自認平凡，卻因為遇見上

人才度過了一段不平凡的生活，這是時勢造英雄。而修行不是高深的學問，是身體力行去付出。

二〇一〇年，國立中央大學將他們在太陽系所發現的一顆新的小行星，經「國際天文學會」通過，正式命名為「慈濟 (Tzu Chi)」。這一顆在宇宙中運行不息的小行星代表臺灣之光。

兩千五百多年前，佛陀夜睹明星而悟道，佛陀當時說：「奇哉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上

人也常說，人人都是未來佛。

佛陀在夜空看見一顆星，是發現自性光明；如今，天文學家將小行星以「慈濟」精神為象徵而定名。「慈濟」是一個團體，也可以廣義地解釋為一個超然的精神理念，靜思僧團第一代弟子，無庸置疑是最初啟動的軸心。

在陶淵明的〈桃花源記〉，「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」就像這本書誕生的經過，不知道走了多久才「忽逢桃花林」，那素樸無華的靜思精舍，宛如一座人類心靈的桃花源！

◎



(攝影／蕭耀華)

德仰法師

· 當年師父要我們師兄弟每天背書，藥石（晚餐）之後，一人站在一棵樹下，各自捧著書努力地背。往事如煙，卻好像還在眼前。

· 有事講一講，過去就好了。我們要自我照顧好，不要讓人起煩惱。自己要明白如何待人處事。